



春早 木兰花

抗战中的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李博生 张小金 著

春早 木兰花

抗战中的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李博生 张小金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早木兰花 / 李博生, 张小金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51 - 0595 - 6

I. ①春… II. ①李…②张… III. ①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2339 号

春早木兰花

作 者	李博生 张小金
特约编辑	鱼汲胜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 编	100102
电 话	010 - 88637126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1 - 0595 - 6
定 价	45.0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1)
第一章 十八军淞沪来抗战 胡兰畦飞马探军情	(4)
第二章 胡瑞英改革多谋略 忆童年不忘旧日苦	(9)
第三章 上海纱厂大罢工 全市掀起救亡潮	(19)
第四章 老战友床前探病情 任秀堂病榻托三事	(30)
第五章 国有难匹夫皆有责 小女工踊跃学木兰	(36)
第六章 十女孩含笑赴前线 何香凝挥泪壮军行	(45)
第七章 初次进村做民运 军民协力共抗日	(51)
第八章 服务团老兵重聚首 第二批新兵又出征	(57)
第九章 淞沪战场遭偷袭 撤军路上救伤兵	(64)
第十章 坚壁清野抢收粮 逆水行舟拉纤行	(73)
第十一章 红头文件来平反 江西老表迎亲人	(83)
第十二章 南昌巧遇陈毅 老友彻夜长谈	(91)
第十三章 服务团建立党支部 发军饷党员交党费	(98)
第十四章 服务团联欢新四军 胡兰畦为党咽苦酒	(107)
第十五章 胡瑞英病情不乐观 尹卜驹组织写作班	(115)
第十六章 武汉招收新团员 私访问苦团员家	(120)



第十七章	成立战场剧社 谷场练兵打靶	(130)
第十八章	赴敌后鼓舞士气 涉洪水勇气可嘉	(140)
第十九章	莫师长打靶发奖励 军医院救护当杂工	(152)
第二十章	上海展会叙友情 武汉周年做总结	(164)
第二十一章	党支部发展新党员 李惠英抗战舍恋情	(172)
第二十二章	鸡公山召开庆功会 广水站遭遇大轰炸	(180)
第二十三章	纯情游览岳麓山 长沙大火救亲人	(191)
第二十四章	撤退醴陵驻农村 宣传泗汾老红区	(196)
第二十五章	曹自刚追赶服务团 下部队才知被监视	(203)
第二十六章	服务团纪实得出版 异国情英魂心常在	(210)
第二十七章	受限制游击训练班 防暴露填表三青团	(217)
第二十八章	新余医院护伤兵 八办主任遭暗害	(226)
第二十九章	罗处长抢亲当色狼 李克农派将服务团	(232)
第三十章	授少将胡兰畦归队 掺沙子战训团胡闹	(242)
第三十一章	任秀堂桂林求指示 胡团长患病离部队	(251)
第三十二章	高安祭奠三百英烈 卜驹患病试着请假	(260)
第三十三章	服务团收尸受迫害 周文南牺牲在舞台	(266)
第三十四章	服务团总结三年史 党指示撤离十九军	(275)
第三十五章	艰难困苦奔延安 病重留住太行山	(288)
第三十六章	来到云岭回到家 皖南事变又遭难	(293)
第三十七章	冲出重围找部队 进入抗大五分校	(300)
第三十八章	为革命里希捐躯 五十年里路寻墓	(310)

附录一 胡兰畦简介	(319)
附录二 罗卓英简介	(321)
附录三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人员情况	(323)
附录四 附图	(326)
后 记	(332)

引 子

一列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在飞驰，车头不时地发出汽笛声，好像急切地赶路。

软卧车厢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胡瑞英坐在窗前，她70多岁，头发黑中带灰，身材偏瘦，个子中等偏高，眼睛深凹明亮而沉静，脸色略黑且显坚毅，气质隐喻有村妇的纯朴，脸上显示出岁月的沧桑。她两眼久久地看着窗外，小桌上放着一张1994年9月6日的《成都晚报》，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胡兰畦德国朋友在寻找您》赫然在目。

那是已故德国作家协会主席安娜·西格斯的女儿在中国寻找妈妈的挚友的一篇报道。安娜·西格斯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知名女作家、德国共产党员，她的著作《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过。1951年安娜·西格斯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德国统一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安娜·西格斯协会”要出版一本画传。画传中有两张照片是安娜·西格斯生前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她及她的女儿们与一位中国青年女子的合影。画传编者弗朗格·格瓦纳教授从照片背后题名中知道她叫胡兰畦，从照片看她与安娜一家很熟悉。可她是怎样的人？是否还健在呢？编者和安娜的女儿都十分想知道这位中国妇女的生平和现状。1993年，年事已高的安娜的女儿向来访的中国友人提出，希望了解这位母亲的故友。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秘书长杜文棠和德文翻译李士勋回国查找了大量资料，给德国朋友寄去了《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的说明，在德国引起轰动。德国友人郑重委托翻译李士勋回国一定要打听到胡兰畦的消息，去看望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并郑重其事地说：“现在你就像那位沙皇的信使一样的重要。”“去见胡兰畦时一定要拍照、录音，把胡兰畦的回忆录带来，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还把新出版的《安娜·西格斯画传》请李士勋代赠给胡兰畦女士，画传扉页上写着“赠给胡兰畦，我们的安娜·西格斯的传奇般的和十分可



敬、十分英勇的朋友！——您的德国的敬佩者爱蒂特和弗朗格·格瓦纳”。

李士勋见到了胡兰畦，她已年过九十，躺在病床上了。胡兰畦得知德国友人还惦记着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深情地说：“安娜·西格斯，我记得她，记得她……”

胡兰畦，四川成都人，她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她的名字颇有书卷气，兰畦者，兰花盛开之田园之意也。胡兰畦毕业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强烈向往民主、自由。于1922年开始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反封建斗争的一员猛将。1925年北伐战争，她在何香凝女士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组织过四川妇女联合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革命战士。

她能文亦武，192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是国军少有的女将军之一。

作家茅盾（沈雁冰）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虹》，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以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新型国家的洪波激流的大革命时期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文小姐”兼“武将军”的生动人物。

她1930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德国国立政治大学就读，加入了共产党，这期间是安娜·西格斯家的常客。因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被希特勒逮捕入狱，经鲁迅、宋庆龄在上海向德国领事馆抗议后获释被驱逐出境。出狱后写出纪实文学《在德国女牢中》，此书使胡兰畦成为名扬欧洲的传奇作家，深受文学巨匠高尔基的喜爱。1934年她应邀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同蔡特金、高尔基、巴比塞、法捷耶夫等世界风云人物有过交往。高尔基逝世，斯大林等亲自抬棺，胡兰畦与其子女执绋送行。

在国内，她是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和恽代英、李立三、陈毅、吴玉章、廖承志、成仿吾等杰出人士的生前挚友。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她都做出了贡献。

胡兰畦的一生毁誉交加，浮沉无定，充满传奇色彩。在30年代她曾是一位声名赫赫、叱咤风云的女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倏而从天幕上消失了。

胡瑞英被《成都晚报》这篇报道深深感动了，这也是她要找的人。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是她——这位她们心目中的英雄，带领她们一群小姑娘、年轻的女工组成抗日战地服务团，走上前线。她像妈妈一样呵护她们，把她们锻炼成钢铁一般坚强的战士。那难以忘记的三年，她们两脚走过了两万多里，八个省份，她们成长了……可胜利后，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间或传来的是右派、反革命、国民党将军的传闻！

现在，突然有了胡兰畦的消息，她彻底解放了，可敬爱的师长却躺倒了，胡瑞英觉得自己有义务代表服务团全体战士前去看望老团长，看望大家的妈妈……

火车呼啸前进，在拐弯处可看见车头冒着的滚滚浓烟！可胡瑞英却像看到了“八一三”的战火……



第一章

十八军淞沪来抗战 胡兰畦飞马探军情

一个女军官骑着骏马在炮火中奔驰，这位英俊的女军官就是胡兰畦。中等个子，30岁左右，短头发，椭圆脸，一双又亮又黑的大眼睛，眉宇间透露着英武和灵气。一身戎装，扎着武装带，一看就是充满朝气，热情奔放的人。已是9月天气，上海暑气尚在，人马跑得挥汗如雨，炮弹不断在前后爆炸，掀起火焰和浓烟。胡兰畦伏身马背，不断挥动着马鞭，不顾一切跑着。她要去十八军军部了解前线的情况。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开战了。

中国各处军队不断调到上海参加抗战。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也奉命从广东赶来，被编入左翼军队序列，接管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线。这一线是日军进攻重点，也是防守上海的命脉。

8月23日凌晨，十八军刚刚赶到，日军即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攻。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中国军队。形势十分危急！

十八军罗卓英军长立即命令部队构筑工事投入战斗，并亲到罗店附近，在前沿一个简易的土垒的隐蔽部指挥战斗。罗卓英40多岁，广东人，中等身材，标准军人姿态，这时满身是土，正用望远镜从观望孔往外观察。副官在他旁边听令，几个参谋军官铺开地图在看，也有打电话与部队联系的。炮弹就在近处爆炸，掀起阵阵尘土。不时有流弹打进来，副官焦急地把他拉开。

一个参谋放下电话，惊慌地说：“军长，罗店主阵地失守了！”

罗军长用望远镜观察，罗店就在前面，已经能看见日本兵了，罗军长吼道：“命令十一师冲上去，把阵地夺回来！”

……半天了，罗军长焦急地等待十一师消息，前面炮火连天。

一个军官浑身是土，跑进来：“报告军长，十一师已经将阵地夺回来！”

罗军长立刻拿起望远镜从观察孔观看：“命令十一师加固阵地，顶住日军反攻！”

那个军官说：“报告，目前加固阵地缺乏器材，后方运不上来！”

军长不满：“妈的，军需干什么吃的？”

副官立刻建议：“军长，可以派部队去村里拆民房，就地取材！”

罗军长：“命令军需立刻去办！”

“是！”那个军官出去了。轰轰！敌人大炮打过来了，就在近处爆炸，隐蔽部上土块哗哗落下。副官抱住罗军长的头压下去，罗军长推开他，摇了摇头上的土，又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方。

军需官开着卡车带着部队进了村子，部队立刻沿街拆房、卸门板，乱成一锅粥。一个士兵见到临近院子跑出两只鸡，随手抓了那两只鸡，老大娘追出来，急了喊道：“那是下蛋的鸡……不要拿走……”

那个士兵虎着脸说：“现在抗战，鸡征收了，让它抗日去吧！”转身走了。老大娘和大爷互相拉扯，哭着：“这还怎么过日子？”

一个士兵过来凶狠地说：“日本人打来了，过什么日子！想当亡国奴？”说着把老大爷家门板卸下扛走了。

卡车拉着拆下的木料、门窗“嘟嘟”开走了……

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

罗军长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趁黑又攻上去，再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上去一个团，几天就打光了！

9月6日，十八军又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战线不断拉开。部队只能与日军开展阵地争夺战，十八军顶住日军进攻，打破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可是战线拉得很长，部队伤亡很大。

十八军军部设在了嘉定县外岗镇一个大院子内。这天，罗军长在中厅里指挥战斗，他眼睛通红，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趴在桌上看地图。



电话响了，一个军官拿起电话听着：“好的，我马上报告！”他放下电话：“军长，十二师派部队迁回日军防区，找不到向导不能按时出发！”

罗军长没有抬头：“去村里找人，这事也报告？”

军官说：“村里年轻人都跑光了。”

罗军长抬头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我们刚调来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当地人带路怎么行？乡政府呢？”

“乡政府人也跑光了。”

“那就去抓人啊！”

“村里只有老头老婆婆，不管用……”

罗军长急得来回走着，正在这时，一个军人进来报告：“军长，上海抗日后援会视察员胡兰畦女士到！”

罗军长往外看，说：“请！”

胡兰畦翻身下马，急急赶进厅房。

罗军长自然听说过这个人，不敢小看，连说：“欢迎，欢迎！”

胡兰畦进来，敬了个军礼，罗军长回了礼，说：“请坐！”

胡兰畦坐下，副官送上水杯，罗军长一抱拳，说：“久仰大名，你现在是世界知名人士！你的《在德国女牢中》我也看过，有骨气！”他伸出大拇指。

胡兰畦坐下，擦擦汗说：“不说这些。我受全国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何香凝会长委托，来慰劳贵军。”

“多谢何会长！听说你在何先生那里当军事秘书！”

“何会长和上峰派我来慰问，并了解战况。罗军长，战况如何？”

罗军长也坐下说：“我十八军8月下旬赶来接收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罗店已经失守，当天我十一师将罗店从日军手里夺回来！”

“这个我已听说，上峰给以嘉奖了！”

罗军长严肃地说：“由于我们没有重武器，第二天罗店又被日军攻占，夜里又被我军夺回，现在正在拉锯。士兵打得很顽强，可是损失也很大。”他一边用棍子指着地图对胡兰畦说。

胡兰畦又问：“目前你部还有什么计划？”

罗军长：“我已经命令十二师迁回到日军侧后攻击，这样可以保住罗店一带阵地，可是还没有出发……”

“为什么？”

“找不到向导，部队无法前进！”罗军长无奈地说。

“是这样！现在市区民众很支持抗战，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困难？”

“我军来到这里接防，士兵都是广东人，语言不通，当地政府和村里老百

姓都跑了，找不到向导，部队无法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就要贻误战机；找不到挑夫，辎重运不上去，前面士兵子弹打光了，只能拼刺刀，连铁锹都用上了，士兵伤亡很大；没有担架队，伤员无法运到后方，在这里没有好的治疗，哭天喊地严重动摇军心；没办法，为了巩固阵地部队去拆民房，与老百姓冲突不少，阵地上连饭都送不上去，仗很难打！”罗军长说得很激动。

“十八军这边的情况，我立刻向上面报告！市区已有民众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支援军队，这里需要我可以向何会长报告。现在年轻人已经热血沸腾，召集一些年轻人可以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你们！”

“那敢情好，我们就等着了！希望何先生尽快给我们这里派来战地服务团！”罗军长说着，高兴地站起给胡兰畦添水，说，“我要亲自给何先生写信，求她帮忙组织这件事！”

罗军长兴奋地站起来，走到桌边拿起毛笔边写信，边说：“在战火纷飞之际，青年不逃避战争，而敢于投入到惨烈的炮火中来，这就是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最高表现！”

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到“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燃烧起熊熊抗日烈火。

1937年8月13日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借机挑起冲突，驻沪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爆发了淞沪大战，史称“八一三”事件。

最初国民政府寄希望于上海开战后，会触动西方国家利益，西方列强能干预日本的侵华战争，于是不断调动各省精锐部队来沪参战，到10月兵力达75万人。

日本则看透了西方列强不会插手在华战争，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乘机邀功，大量增兵到20万人，并组建上海派遣军，企图占领上海，直逼中国都城南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在上海外围宝山、嘉定、月浦、杨行、罗店战斗非常激烈。仗越打越大，战斗十分惨烈……

“八一三”事件激起了上海全市人民抗日高潮，很快出现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全国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等抗日团体。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争取合法开展救亡斗争，主编出版了《生活知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学校学生、工厂工人们带着臂章、扛着担架组织救护伤员……文化各界纷纷组织慰问团赶往前线，鼓舞士气，支援军队抗日。市民们自发捐款，工商业者捐车辆、物资。白天，各团体收集准备物资，把物资装上卡车……夜晚一辆

辆装满士兵和物资的卡车开往前线。

胡兰畦回到市区，来到何香凝家中，把军中了解的情况向何老汇报。何老坐在客厅中间大沙发上认真听着，另一边沙发坐着两个夫人，她们是妇女抗日后援会的干事。

胡兰畦激动地讲着：“何先生，我刚去了十八军。他们来这里作战，公务员、老百姓怕当兵的，怕打仗都跑了。罗军长部队是广东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找不到向导、挑夫，很难打仗！需要民众支援才行。”

何老：“各界民众已经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为抗日军队服务！据我所知，有钱亦石先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去了张发奎部队，还有谢冰莹和郑倚虹组织战地服务团在吴奇伟部队服务。”

胡兰畦：“何先生，我打算也组织一个女子战地服务团去十八军！”

何先生：“那人员从哪里来？”

胡兰畦：“何先生，您还记得去年上海爆发日纱厂女工罢工的事吗？”

何先生：“你是说日纱厂女工？”

坐在一边的一个妇女说：“不行，不行！妇女是不能在战场上工作的，要是去了，只会给军队添麻烦、拖累军队！而且，年轻女子在战场上和士兵一起生活，反而动摇军心！尤其是女工，文化水平低，也保不定会被汉奸利用！”

另一个妇女说：“年轻女工？她们正值妙龄，只怕去了不久就成了官太太，那时谁照顾谁呀？”

何先生说：“国军特别是地方部队我很了解，现在是国难时期！去年日纱厂女工大罢工，引发上海全社会的抗日救亡高潮，这批女工可了不得，她们到工厂、学校去宣传，全市5万纺织工人全部停车，接着学校罢课，商会罢市，逼迫日商答应罢工条件。经过罢工，这些女工恨日本人，肯吃苦，只要和她们说清楚这是上战场，不要去谈恋爱，她们会明白的。我看可以。”

胡兰畦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沪东、沪西棉纺厂区办了6所女工夜校，在夜校学习的女工有觉悟、有点文化，罢工时是主力军，做战地服务工作很合适。我多次去女青年会演讲，了解她们，夜校归女青年会管理，我想请女青年会帮着挑选人员。”

何香凝先生信任地说：“很好，兰畦，就你去办，你去组织，你当这个团长，就叫……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第二章

胡瑞英改革多谋略 忆童年不忘旧日苦

“文革”结束了，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恢复工作。胡瑞英从干校回来，刚刚干了几年，又遇到干部年轻化，老干部办理离休了。她是纺织系统老领导了，工业部门为使老干部发挥余热办了一些协会。老干部熟悉业务，有领导经验，在协会里可以为企业出主意，解决一些难题，也算把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

雪下了一夜，天蒙蒙亮，胡瑞英早起来了，穿着小坎肩，正和儿子、儿媳围在桌边吃早饭。胡瑞英虽70多岁了，可表面看身子还硬朗，走路沉稳，腰板还行。

女儿和女婿从里屋出来，也坐到桌边，女儿一边盛稀饭，一面对妈妈说：“妈妈，协会的事你就别去了呗！”

儿子接着说：“就是，妈，你就在家休息休息嘛！咱爸走了，你也离休那么些年了，别人家老人都在家歇着，你非要去发挥余热，人家不缺你这点热量！”妈妈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继续吃饭。

大儿媳好心地说：“妈，我们这是为你好，天多冷啊！你还和年轻人一样去挤公交……要不，今天要个车去吧！”

妈妈平淡地说：“我离休了，就是老百姓，不去挤公交车那是老百姓吗？你们快点吃，不去上班了？”

女儿又说：“妈，你离休前是纺织工业局书记，现在去纺织协会返聘当办事员，值得吗？”

妈妈：“离休了，就是不当官了，可我还能做点事，现在国家在改革开放，许多国有工厂发不出工资，资不抵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老同志都为国家命运担心哪！去这个协会是干不了大事，可是能了解改革的形势，能做多



少就做多少吧!”说完,把稀饭端起来,呼噜噜喝完,放下碗。

胡瑞英穿好外衣,开门出去了。她已经微微有点驼背,一身黑色棉衣裤,围着大围巾,半包着头,前面露出灰白的头发,手里提着个黑色塑料包,看上去就像赶着上班的老职工。

天色灰蒙蒙的,马路牙子上还有薄薄的积雪,路上已有黑色的积水。走起来有点滑,胡瑞英小心地走着,到路口,拐弯到了公共汽车站。

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等车。胡瑞英排到队尾,又来了几个人,排在后面。有人对手哈着气,有人剁着脚,天气真冷。车来了,队伍一下乱了,大家都往上挤。

女售票员探出头喊着:“别挤,别挤……”

一个挤车的小伙子喊道:“老半天才来一辆车,不挤!谁能上去?上班晚了咋办?”

后面有人喊道:“一二三,挤呀……前面快上!”在许多人拥簇下,胡瑞英被推挤着上了车。车开了,她前后都被人挤着,她偏着头往外看着站牌,怕坐过了站。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改革攻坚阶段。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老干部陆续退下来了,国家干部在交替的关键时刻。改革的前景如何?上面都说摸着石头过河,谁能知道?老干部更是担心,虽然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可是心却退不下来,还在以各种形式为国家发挥着余热。

轻工业纺织协会是个临时组织,主要为各局委的企业做些服务性工作。办公室里十分简陋,水泥地,白粉墙,几组对面放着的旧桌子。一些人已经上班了。大多是各局离休的老干部,在这里发挥余热。

胡瑞英提着包,开门进来,到自己的桌边。对面坐着个老头,光光的脑袋,胖胖的身体,穿着蓝色的旧中山装,见胡瑞英来了,脸一笑说道:“胡大姐,晚上刚下了雪,不好走,你不用来了!”

胡瑞英也笑着说:“你不也来了吗?”说着把围巾拿下来,挂上。

“我比你小几岁嘛!”

“也六十多了,不小了!”

“哈哈,哈哈!市里办了这个协会,就是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发挥余热,我得来呀!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就是为企业做点参谋、搞点服务性工作。”

胡瑞英坐下问:“老曾,那个棉纺四厂合资的事有进展吗?”

“很难,日本那个厂子要价很高,他们要控股!”老曾说着,把材料递给胡瑞英。胡瑞英一边坐下,搓了搓手,开始翻看材料。

老曾又说:“大部分国有工厂亏损,很多厂子来找我们协会,希望我们帮

着找合资，大姐你说我们革命几十年，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现在又要请回来，这算怎么回事？”胡大姐笑笑，继续看材料。

老曾接着说：“我们都快成洋买办了！”

胡大姐看着材料说：“我们革命胜利了，可是如何建设国家没有经验，后来老搞运动，总怕出修正主义，斗来斗去，生活水平上不去，企业也发不出工资了！你说老是这样能算社会主义吗？”

“是，老百姓要怪我们的！”

“邓老爷子说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把经济搞上去是硬道理……对这个合资啊？是新鲜事，没有搞过，对还是不对，搞搞看嘛，也许是条出路，他们外国人不是有钱吗，我们要他为我所用！”

“话是这样说，可我们累死累活工作，结果还不是被打倒了，说是走资派，我从小就是无产阶级，一个崩子儿没有，走哪门子资啊？这回可是真遇到资本主义了，可别栽了！”

“老曾，‘文革’把我们这些管工业的打倒了，我在干校下放8年，有劲儿没处使，恢复工作，干了几年，又离休了，眼看着国家经济落后，亲手搞起来的国有企业就这么垮了，着急呀！”

老曾：“要不我们去厂子看看，和他们算算账，看如何把比例谈上去？”

“好，我和你去！”

“大姐你就别去了，路不好走……”

“没事，我还行！”

“那就别挤公交了……打个‘面的’去吧！”他怕打出租车大姐不坐，特意强调是“面的”！那时，北京刚有出租车，“面的”就是那种小面包车，刷成黄色，人称小蝗虫，可它最便宜，起步才10块钱。

“行，我给厂长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这就过去。”大姐没有说什么，拿起电话给厂里打了电话。

老曾和胡大姐穿上外衣，来到大门口打车。一辆黄色的小面包车开过来。老曾一伸手，车停了，两位老人爬进去。车开了，在路上跑着。

车里，胡大姐对老曾说：“这个外商是你找来的，你对他了解吗？”

老曾说：“我孩子不是在日本读书吗？他是学纺织的，我们现在为工厂找合资，他说他认识，就介绍来了，我自己不了解。”

胡大姐：“我们的企业虽然资不抵债，但厂房、地皮都是我们的，要好好算算，不能让小日本控了股！”

“那是，这是一定的！”

厂长和书记在等他们。小黄面包在门口“嘎”的一声，停下了。厂长赶快

